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选
总主编冯克诚



(第三辑·第十九卷)

[清]颜元(1634年~1704年)

习行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下)

附:[清]李埏(1634年~1704年)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摇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摇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学苑音像出版社

I 中国教育名著 原作品综合集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9)第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
[清]颜元、李塨 习行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1999年 月 日第 版第 次印刷

开本 毫米 印张 字数 千字

学苑音像出版社

全二十册定价 元(册均 元)

(购北京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号信箱)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选 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选 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摇摇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从古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除套分中国卷 五十种、外国卷 五十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一百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摇者

二〇〇九年 源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中国教育学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三辑 · 第十九卷

录 [清] 颜元、李塉 习行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下)

中 篇 (二)

颜元教育论著选读

存学编卷二	(页 缘)
摇性理评	(页 缘)
存学编卷三	(页 园)
摇性理评	(页 园)
存学编卷四	(页 园)
摇性理评	(页 园)
存治编	(页 园)
摇王摇道	(页 园)
摇井摇田	(页 园)
摇方百里图说	(页 园)
摇治摇赋	(页 园)
摇学摇校	(页 园)
摇封摇建	(页 园)
摇宫摇刑	(页 园)
摇济摇时	(页 园)
摇重徵举	(页 园)
摇靖异端	(页 园)
摇书摇后	(页 园)

存人编卷一	(目錄)
摇唤迷途	(目錄)
存人编卷三	(目錄)
摇明太祖高皇帝释迦佛赞解	(目錄)
存人编卷四	(目錄)
摇束鹿张鼎彝毁念佛堂议	(目錄)
摇辟念佛堂说	(目錄)
摇拟谕锦属更念佛堂	(目錄)
《习斋记余》选读	(目錄)
摇漳南书院记	(目錄)
摇谷日筵记	(目錄)
摇大学辨业序	(目錄)
摇答许西山御史书	(目錄)
摇与都察院许西山书	(目錄)
摇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甲寅	(目錄)
摇与五公山人王介祺同王子法乾	(目錄)
摇答五公山人王介祺乙巳	(目錄)
摇寄祁阳刁文孝	(目錄)
摇上刁文孝先生	(目錄)
摇答刁文孝先生	(目錄)
摇再却刁先生请	(目錄)
摇与上蔡张仲诚书壬申	(目錄)
摇寄关中李复元处士	(目錄)
摇与河南道御史赵用九书	(目錄)
摇上张束岩通政书	(目錄)
摇与易州李孝廉介石辛未	(目錄)
摇寄桐乡钱生晓城生名煌	(目錄)
摇与汤阴李宁居	(目錄)

摇寄陈宗文	(猿四)
摇与王笃周	(猿四)
摇答陈子彝	(猿四)
摇上本痒王广文书	(猿四)
摇初寄王法乾书壬寅	(猿四)
摇与王法乾书其二癸卯	(猿四)
摇与王顺乾书丙午	(猿四)
摇与张尔韬秀才书	(猿四)
摇與刘焕章论礼书乙卯	(猿四)
摇答刘孝廉焕章书辛亥	(猿四)
摇与高阳孙袁渊书乙卯	(猿四)
摇广羽父弑隐公论丁未	(猿四)
摇论开书院讲学癸酉	(猿四)
《习斋先生言行录》选读	(猿四)
摇学人第五	(猿四)
摇法乾第六	(猿四)
摇学须第十三	(猿四)
摇教及门第十四	(猿四)
摇学问第二十	(猿四)

下摇摇篇

李埭教育文论选读

摇重修通州学宫记	(猿四)
摇答冯枢天书	(猿四)
摇复黄宗夏书	(猿四)
摇答长举问(节选)	(猿四)

摇与枢天论读书	(猿园)
摇醒莽文集序	(猿圆)
摇论宋人白昼静坐之非经	(猿猿)
摇论摇学(节选)	(猿源)
摇取摇士(节选)	(猿五)
摇题摇辞(节选)	(猿六)
摇恕谷学教(从颜习斋先生教条而斟酌之)	(猿园)
摇上许西山先生书	(猿圆)

中 篇 (二)

颜元教育论著选读



存学编卷二

性理评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气，其于世务练习，盖美才也。晚溺于佛，所谓‘日月至焉而已’者，岂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后，其高弟皆流于禅。”岂知程子在时已如此乎！盖吾儒起手便与禅异者，正在彻始彻终总是体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学乐舞勺。夫勺之义大矣，岂童子所宜歌！圣人若曰，自洒扫应对以至参赞化育，固无高奇理，亦无卑琐事。故上智如颜、贡，自幼为之，不恧其浅而叛道，粗疏如陈亢，终身习之，亦不至畏其难而废学。今明叔才气明辩，练达世务，诚为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艺为教，初时既不能令明叔认取其练习世务莫非心性，后又无由进于位育实具，不见儒道结果。回视所长者不足恋，前望所求者无所得，便觉无意味，无来由，乌得不莫之御而入于禅也！犹吾所谓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荣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论诸贤不能纯仁分寸也。当时曾子、子贡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谓谢显道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与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

伊川每见人静坐,便欢其善学。

因先生只说话,故弟子只学说话,心口且不相应,况身乎,况家国天下乎!措之事业,其不相应者多矣。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数辄差。王子讲冠礼若甚易,一习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责及门不行,彼既请问,正好教之习礼习乐,却只云“且静坐”。二程亦复如是,噫!虽曰不禅,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龟山天资夷旷,济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见于外者简易而平淡。闲居和乐,色笑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色。与之游者,虽群居终日,嗒然不语,饮人以和,而鄙吝之态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有欲知方者,为指其攸趋,无所隐也。当时公、卿、大夫之贤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迹同尘,知之者鲜。行年八十,志气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向意儒学,日新圣德,廷礼此老,置之经筵,朝夕咨访,裨补必多。至如裁决危疑,经理世务,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

无论其他,只“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一语,非大贤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纯粹与否,宏深与否,非仆所知。然朱子则已讥其入于禅矣,禅则必不能纯粹宏深,纯粹宏深则必不禅也。至混迹同尘气象,五经、论、孟中未之见。非孟子所谓同流合污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旷、简易、平淡、和乐、可亲诸语,恐或皆孟子所状乡原光景也。

陈氏渊曰:“伊川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教,独龟

山先生与谢丈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异端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

尝观孔子歿，弟子如丧父母，哀恸无以加矣；又为之备礼营葬，送终无以加矣；又皆庐其墓三年，倦恋无以加矣；馀情复见于同门友之不忍离，相向而哭皆失声。其师弟情之笃而义之重，盖如此也。迨后有宋程、朱两门，以师弟著于乾坤，不惟自任以为真继孔子之统，虽当时及门亦以为今之孔子矣，后世景仰亦谓庶几孔门师弟矣。而其歿也，不过一祭一赞，他无闻焉。仆存此疑于心久矣，亦谓生荣死哀之状必别有记载，寡陋未之见耳。殊不意伊川生时，及门已如此其相负也！涪之别也，日月几何，而遽学者凋落，相率而从于佛也！又孰知所称杨、谢不变者，下梢亦流于禅也！然则真承程子之统者谁也？非因二程失古圣教人成法，空言相结之不固，不如实学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门弟子之从佛，或亦其师夙昔之为教者去佛不远也。程子辟佛之言曰：“弥近理而大乱真。”愚以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试观佛氏立教，与吾儒之理，远若天渊，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适燕适越之异其辕，安在其弥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于此徒叹学者之流于异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

问一龟山晚年出，是不可晓。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无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观之，则可以追究当时无大建白。若自己处之，不知当时所当建白者何事。”或云：“不过择将相为急。”曰：“也只好说择将相固是急，然不知当时有甚人可做。当时将只说种师道，相只说李伯纪，然固皆尝用之

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见听,据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

当时所称大儒如龟山者,既自无将相材,又无所保举。异世后追论,亦无可信之人,不过种、李二公而已。然则周、程、张、邵棺木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谈天说性,讲学著书,而不可为将相之圣贤乎!

或言“择将相为急”,何不曰“当时龟山便是好将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说择将相”,盖身分亦有所不容诬也。噫!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将相皆令何人做乎?未又云“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是明将经济时势让与圣贤做,尚得谓之道学乎?至于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轻武不自觉处。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失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独不观孔门无事之时,弓矢、剑佩不去于身也,武舞干戚不离于学也!身为司寇,隋三都,会夹谷,无不尚武事也。子路战于卫,冉、樊战于齐,其余诸贤气象皆可想也。学丧道晦,至此甚矣!孔门实学,亦可以复矣!

问:“龟山当时何意出来?”曰:“龟山做人也苟且,是时未免禄仕,故乱就之”云云。问:“或者疑龟山为无补于世,徒尔纷纷,或以为大贤出处不可以此议,如何?”曰:“龟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后人又何曾梦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极好。”

余尝谓宋儒是理学之时文也。看朱子前面说“龟山做人苟且,未免禄仕,故乱就之”,此三语抑杨氏于乡党自好者

以下矣。后面或人说“大贤出处不可议”，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极好”；又何遽推之以圣人哉？盖讲学先生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

上蔡为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日有课程。所著论语说及门人所记遗语，行于世。

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复礼，日有课程”。后面要说程门诸人见皆不亲切之故，又言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处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之纲领。

朱子称“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纲领”，仆以为此四字正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误者也。何也？“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观世人之醉生梦死，奔忙放荡者，诚可谓大儒气象矣；但观之孔门，则以读书为致知中之一事。且书亦非徒占毕读之也，曰“为周南召南”，曰“学诗”、“学礼”，曰“学易”、“执礼”，是读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学于文”，盖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在天地间灿著者，皆文也，皆所当学之也。曰“约之以礼”，盖冠婚、丧祭、宗庙、会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饮食，莫不有礼也，莫非约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

之至,是谓“穷理”;凡事必求谨慎之周,是谓“居敬”。上蔡虽贤,恐其未得此纲领也。不然,岂有“居敬穷理”之人而流入于禅者哉!

明道以上蔡诵读多记为玩物丧志,盖谓其意不是理会道理,只是夸多斗靡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则意思自别。此正为己为人之分。

谢良佐记问甚博,明道谓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恻隐之心。”可见大程学教犹不靠定书本。仆掀阅至此,悚然起敬,以为此正明道优于伊川、紫阳处,又未尝不爱谢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读此亦为之汗身赤面则善矣,乃曲为之说,谓渠是夸多斗靡,不是理会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证之,总是不欲说坏记诵一道,恐于己读尽天下书之志有妨也。不知道理不专在书本上理会,贪记许多以求理会道理,便会丧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问:“上蔡说横渠以礼教人,其门人下梢头低,只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因无所见处,如何?”曰:“观上蔡说得偏了,这都看不得礼之大体,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说横渠之非,以为欲得正容谨节,这是自好,如何废这个得!如专去理会刑名、度数固不得,又全废了这个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横渠之志行井田,教人以礼,为得孔、孟正宗。谢氏偏与说坏,讥“其门人下梢头低,溺于刑名、度数”,以为横渠以礼教人之流弊。然则教人不当以礼乎?谢氏之入禅,于此可见。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杨、谢诸公者,于此可想矣。玩“行得来因无所见”一语,横渠之教法真可钦

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圣贤百世不易之成法也。虽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见；功候未到，即强使有所见，亦无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也。”此固叹知道之少，而吾正于此服周公、孔子流泽之远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后世有贤如孟子者得由行习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与行习于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谓“行而世为天下法”，历八百年而犹在，几百余年而未衰。此周、孔子之下梢头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头亦未尝高。制礼作乐，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虽亲贤之召公不尽知也。博文约礼，服习遍三千，而一贯之秘，虽聪颖之端木未之闻也。相随半生，尚以“多学而识”认夫子，然则未闻性道之前，端木子与三千人不同以文礼为道乎？则横渠之门人，即使皆认刑名、度数为道，何害也！朱子既见谢氏之偏而知横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与门人讲而习之，使人按节文，家行典礼，乃其所也。奈何尽力诵读著述，耽延岁月！迨老而好礼，又只要著家礼一书，屡易藁始成，其后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没，其门人杨氏固尝代为致憾矣。考其实，及门诸公不知式型与否，而朱子家祠丧礼已多行之未当，失周公、孔子之遗意者矣。岂非言易而行难哉！

尹彦明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思好，也有病。盖且养他气质，淘撰去了那许多不好底意思，如学记所谓“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盖天下有多少书，若半年间都不教他看一字，几时读得天下许多书？所以彦明终竟后来工夫少了。

伊川虽失孔子学教成法,犹知不可遽语人以高深,犹知不全靠书册,故迟半年方与门人大学、西铭看。至朱子则必欲人读天下许多书,是将道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其学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谓大学可即与看,若西铭,虽姿性聪敏者,再迟数年与看,未为晚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师则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也。”因言:“学者只守得某言语,已自不易,少间又自转移了。”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自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惶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艺教人,载在经传,子罕言仁、命,不语神,性道不可得闻,予欲无言,博文约礼等语,出之孔子之言及诸贤所记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见也。专肆力于讲读,发明性命,闲心静敬,著述书史。伊川明见其及门皆入于禅而不悟,和靖自觉其无益于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语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见哉!至于朱子追述,似有憾于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则吾道之不行,岂非气数使之乎!

问:“伊川门人如此其众,后来更无一人见得亲切。或云游、杨亦不久亲炙。”曰:“也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如邵康节从头到尾,极终身之力而后得之,虽其不能无偏,然就他这道理,所谓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资禀便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这所学,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来,这道理若不是拚生尽死去理会,终不得解。”

伊川门人甚众,后更无一人见之新切,非因伊川所教诸人所学俱失孔子实学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试观游、杨、谢、尹诸公,果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康节极终身之力而后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资禀高,合下直到”;然则必欲人不仕宦,不做事,终身只在书室中,方可得道乎?

与叔文集,煞有好处,他文字极是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腾伉壮。上蔡虽有过头处,亦自是说得透。龟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会得易。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一家。谢氏发明得较精彩,然多不稳贴。和靖语却实,然意短,不似谢氏发越。龟山语录与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又都反了,缘他只依傍语句去,皆不透。龟山年高,与叔年西十七,他文字大纲立得脚来健,多有处说得好又切,若有寿,必然进。游定夫学无人传,无语录。

如何只论人文字言语长短,语录有无,非失圣门学宗,不实用功于明亲,故无实事可称举乎?今有人议诸先生专在文字言语用功,或云只在言语文字论人品,必至群相诤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实则竟如此!较欧、苏诸公,但多讲论性道之语,内地静敬之功耳。试想三代前君臣奖赞,师弟叙述,或后人论断前贤,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悬也!

上蔡之学,初见其无碍,甚喜之。后细观之,终不离禅的见解。